

ZHUZUYAN XIAN SHENG
JINIAN WENJI

朱祖延先生纪念文集

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编
郭康松 主编

Zhuzuyan Xiansheng Jinian Wenji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K825.5=7
20142

阅 览

朱祖



延先生纪念文集

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编
郭康松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祖延先生纪念文集/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编,郭康松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 - 7 - 216 - 07487 - 2

- I. 朱…
- II. ①湖…②郭…
- III. 朱祖延(1922~2011)—纪念文集
- IV. K82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876 号

朱祖延先生纪念文集

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编
郭康松 主编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358 千字
版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487 - 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9.5
插页:3
印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言

朱祖延先生纪念文集
ZHU ZU YAN XIAN SHENG JI NIAN WEN JI

在朱祖延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本纪念文集,以这样的方式缅怀与纪念朱先生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朱先生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学术事业,勤于著述,著作等身,为我国的学术事业和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撰著出版有《古汉语修辞例话》、《北魏佚书考》、《引用语辞典》、《引用语大辞典》,主编有《尔雅诂林》、《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中华掌故类编》,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的副主编,主持编纂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之《音韵分典》,已经出版,《文字分典》、《训诂分典》也即将出版。

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爱生如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任教于中学,后任教于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概论》等。朱先生授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学生好评。他还于1960年1月,奉派去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院讲学,讲授《汉语》与《中国文化》等课程,历时将近3年,为埃及培养了大批汉语人才。

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管理事业,他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率先垂范,开拓进取,为我校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朱先生 1956 年调入武汉师专中文科,任主任,后任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前后近三十年,1985—1989 年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先生之所以能长期担任高校的中层管理干部,靠的不仅是高超的管理艺术,更多的是他非凡的人格魅力。

朱先生的成果获得多项荣誉,曾获“国家辞书奖二等奖”、“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湖北辞书奖”,个人曾获“湖北省劳动模范”、“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首届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些都是对朱先生教书育人、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出自于先生深爱的家人、相交多年的学界朋友,而更多的则是聆听过先生的教诲、深受过先生教益的弟子们。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生活侧面展现了先生鲜活的形象,从不同话题和不同方面探讨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其中有旧作,有新著,都怀着一片恭敬之心,尊爱之情!

本文集包含怀念文章、学术论文以及附录三部分内容,其中学术论文依据《朱祖延集》所收论著的顺序编排,附录刊载了朱先生的自传以及《朱祖延集》漏收的两篇论文。在文章的组稿、收集、编排、校核等方面,古籍所杜朝晖博士、温显贵博士等同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该文集的出版还要感谢湖北大学的领导!他们对此事非常关心,并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

门墙桃李,怀源饮流。岁月无端,思情悠悠。谨以此文集的出版,表达我们对朱先生逝世周年的纪念!

郭康松

2012 年 11 月 26 日

- ◇ 丹铅事业名山藏 此生应不负居诸
——怀念恩师朱祖延先生 郭康松 温显贵 张 燕 / 001
- ◇ 回忆爸爸 朱 寄 / 007
- ◇ 姥爷 张 蓉 / 010
- ◇ 悼朱祖延教授 赵振铎 / 012
- ◇ 江城子·悼念朱祖延先生 张孝纯 / 014
- ◇ 缅怀朱祖延先生 王体正 / 015
- ◇ 怀念朱祖延师 李尔钢 / 017
- ◇ 耆老已矣 风范长存 刘合国 / 022
- ◇ 断肠泣血老门生
——悼念恩师朱祖延教授 白雉山 / 029
- ◇ 蔼然仁者 先生之风
——深切怀念朱祖延先生 戴云波 / 033
- ◇ 朱祖延先生九十寿诞感言 周春健 / 037
- ◇ 哲人其萎 我心伤悲 文九鼎 / 040
- ◇ 呵护弱小的菩萨
——忆与恩师朱祖延先生、师弟张林川君的殊胜因缘 昌学汤 / 048
- ◇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记名师朱祖延先生 邓先正 / 061
- ◇ 一片冰心在玉壶
——著名语言学家朱祖延先生印象 范春歌 / 066
- ◇ 为《尔雅诂林》作者塑像
——责任编辑的心里话 黄 榕 / 071

- ◇ 关于朱祖延先生学术评价的对话 汪耀楠 杜朝晖 / 078
- ◇ “存泰山于片石,资后学之参证”
——评《北魏佚书考》 张林川 / 083
- ◇ 论朱祖延先生《北魏佚书考》之价值 郭康松 黄首禄 / 089
- ◇ 《北魏佚书考》之考据方法探微 罗 凌 / 101
- ◇ 论朱祖延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贡献 杜朝晖 / 112
- ◇ 朱祖延先生与《古汉语修辞例话》 李翔翥 / 121
- ◇ 《尔雅诂林》座谈会发言摘登 许嘉璐等 / 129
- ◇ 《尔雅》和《尔雅诂林》 赵振铎 / 137
- ◇ 《尔雅》研究史的立体化构建
——朱祖延先生雅学研究管窥 赵世举 / 143
- ◇ 《尔雅诂林》评介 张涌泉 / 148
- ◇ 《尔雅诂林》的编纂出版及其成就 林 河 / 151
- ◇ 《尔雅诂林》简评 郭康松 / 159
- ◇ 《尔雅诂林》的文化要义 甘 宁 / 161
- ◇ 《尔雅诂林叙录》书目提要的文献价值 胡 涛 / 167
- ◇ 朱祖延先生的辞书编纂实践及其贡献 温显贵 / 173
- ◇ 值得推荐的《引用语辞典》 汪耀楠 / 183
- ◇ 《引用语大辞典》的编纂特色和理论价值 邹 鄆 / 186
- ◇ 知难而进 嘉惠学人
——读朱祖延先生《引用语辞典》 宛志文 / 193
- ◇ 试论《引用语辞典》的价值和编纂特色 卢卓群 / 197

◇《引用语辞典》的启示	李尔纲 / 202
——辞典注释对象的界定与释文体现	
◇《引用语大辞典》价值浅述	周德美 / 205
◇《引用语大辞典》的特色与价值	林久贵 / 211
◇读《引用语大辞典》	郑 涛 / 214
◇评《汉语成语大词典》	寒 兰 / 221
◇简评《汉语成语大词典》	吴尚伟 / 227
◇简论《汉语成语辞海》的编纂特色	张志云 / 231
◇笔耕不辍 打造精品	
——朱祖延先生对《汉语成语辞海》的修订	柳 燕 / 235
◇《闻见录》小笺(节选)	闵定庆 / 248
◇朱祖延先生与湖北地方古籍文献的整理	林久贵 / 271
◇朱祖延先生诗词联语典故丛考	佃 恒 吕 直 / 276
◇诗题黄鹤楼 情涌大江流	
——读朱祖延先生《题黄鹤楼》	罗献中 / 284
◇《无题》赏析兼忆朱祖延先生	杨继刚 / 288

附 录

◆朱祖延自传	朱祖延 / 292
◆我的后半生	朱祖延 / 295
◆释“朔腮”	半 窗 / 303
◆“橢”义推原	半 窗 / 305

丹铅事业名山藏 此生应不负居诸

——怀念恩师朱祖延先生

郭康松 温显贵 张 燕

朱祖延先生,1922年生,江苏宝应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广泛涉猎古代典籍,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3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了国立礼乐馆任助理编审,跟随在馆中任职的汪东、汪辟疆、殷孟伦和高明等专家学者,从事于中国礼制与乐典的研究。1948年,国立礼乐馆奉命裁撤,满腹经纶的朱祖延先后在南京、武汉两地中学任教。1952年转入武汉教师进修学校,开始他漫长的师范教育生涯。历任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自踏上师范学院教书育人的神圣讲坛,他就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拳拳报国之志,为献身祖国的师范教育事业,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做出了突出贡献。

苦心孤诣做学问

回首往昔,数十载的风雨沧桑已成过去。最值得骄傲的当属朱先生亲自整理、编著了一系列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小的《新华字典》是我国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书,与泱泱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1975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要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状况,批示组织专家编写《汉语大字典》。朱先生有幸成为副主编之一。这项8卷2000多万字的文化工程,在当时进行过程中的艰巨繁复,难以用语言形容。在长达十多年编典期间,朱先生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他和同事们亲手制作的资料卡片达100多万张,查阅古今典籍数千种,16开油印初稿可码两米多高,这其中凝聚着朱先生的心血与汗水。从此他坐上了这个常人不愿坐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相继主编了《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掌故类编》、《尔雅诂林》、《汉语成语辞海》等多部大型辞书,而且还根据吕叔湘先生生前提出的“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的倡议,编撰了《引用语辞典》(后增订为《引用语大辞典》),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

在这些著作中,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尔雅诂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汉语大字典》还在编写阶段时,朱先生就有一个想法,要像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那样,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集中起来,编一部《尔雅诂林》,对两千年来《尔雅》研究进行一次大总结,为《尔雅》的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方便。1986年,在殷孟伦、顾廷龙等前辈学者的支持下,朱先生正式组织湖北大学古籍所同仁编著《尔雅诂林》及《叙录》。

为了把这部著作编好,仅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做了4年。为搜集相关资料,在朱先生的组织下,他的同事们跑遍了全国十几家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所做10万多张资料卡片装了60箱。因为经费紧张,他们出差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住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时甚至住大澡堂。1986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他们把收集到的、最有价值的94种著作分词条剪裁、缩放、标点、分类,分别列于有关词语条目之下,把2000多年来“雅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搜集、整理、汇编工作,并分别对每一本专著(或每一篇论文)的作者生平、内容概要、学术价值、版本情况写出提要。这种听起来简单的工作,做起来极为繁琐。每当回忆起那段艰苦却充实的日子,朱先生都会动情地说:“夏天没有空调,摄氏40度左右的工作室闷热难耐,还不能开电扇,因为怕满桌作索引的纸片飞散,大家只得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凭着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在历经了漫长的“马拉松”之后,1996年11月,这部六大卷一千多万字的巨著——《尔雅诂林》终于出版问世。

在谈及《尔雅诂林》编撰过程的时候,谦卑的朱先生也是很少提及自己,他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了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身上,讲述在编撰《尔雅诂林》期间,两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年仅50出头,由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朱先生回忆起他们为《尔雅诂林》付出的心血和所怀的希望而唏嘘不已。

编典,不论中外,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工程,是一项平凡而又艰辛的工作。朱先生曾一并主持了多部辞书的编撰工作,有时候辞书之间的编撰在时间上难免有交叉,但是,艰巨的任务和繁琐的工作并没有妨害他严谨的治学风格,相反,我们在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上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风格的存在。作为《尔雅诂林》的主编,上千万字的书稿,朱先生全部一字一句地审读,然后才在书稿袋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严谨的学术品格既是老先生所秉持的,也是他示范、传授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编纂辞书的工作是繁忙的,但朱先生还是不断地“见缝插针”,在多个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为他人的著作和作品写了近三十篇序跋题记。这种勤勉刻苦的态度令人钦佩。在朱先生家藏的《引用语大词典》与《汉语成语辞海》两部书上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天头地角无空廓,但见群蝇(蝇头行书)满纸飞。”他的另外两部早期著作《北魏佚书考》、《古汉语修辞例话》也是如此,那

都是先生后来添补的新材料、新思想。这也正是朱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的真实见证。“斯人已晓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是朱祖延教授在年愈古稀之年任主编的又一个大型项目,他以多病之身全身心投入到其中。谈及其中的感受,朱先生动情地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个字:‘值得’。”

朱先生甘于寂寞,勤于奉献,举毕生精力,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在学术事业上建树卓然,堪称学界楷模,令人钦佩。自1975年担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以来,朱先生把主要学术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事业中。在这片魂牵梦绕的园地上,他埋头半个多世纪,勤奋精耕、力行不辍,最终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如果用“著述等身”来描述他的成就的话,丝毫都不为过。朱先生的著作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古汉语修辞例话》获得了“中南五省优秀教育读物奖”;《北魏佚书考》获得“湖北省优秀图书奖”;《汉语成语大词典》(主编)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华掌故类编》(主编之一)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汉语大字典》(副主编)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及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尔雅诂林》(主编)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汉语成语辞海》获“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引用语大辞典》获得“首届湖北图书奖”。

2010年11月,朱先生又被授予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结合先生一生勤勉笔耕,力行不辍的精神和累累成果,着实当之无愧。

薪火相传育新人

朱先生的言传身教,积极影响了在他领导下成立的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风气。了解古籍所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团结和谐、勤奋向上的集体。这种风气的形成得益于朱先生的人格魅力的浸润。

为了培养新人,朱先生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一代,锻炼他们挑大梁的能力,而作为长者的自己则时刻关注着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在成功的时候给予他们赞扬和鼓励。虽然和以前一样仍然从事着他钟情的工作,但是,先生关注后辈时那种充满期冀的目光,温润如玉,同时又有着学者般的睿智,更有着长者般的温厚,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朱先生对我国辞书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在三十余年编纂辞书的生涯中,培养出了一个踏实肯干、成果显著的学术团队。《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刚起步之时,参编人员大都没有编过辞书,都要从头学起。编字典,要与古文字打交道,有些参编人员的基础相对薄弱,朱先生一方面组织讲座,讲授有关古代汉语的知识,

借以丰富编写人员的学识,提高编写人员的能力,一方面大力倡导“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提高”的精神。就这样,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参编人员边干边学,能者为师,使编纂队伍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终于编出了第一个释义准确,材料丰富的初稿本,得到川鄂两省兄弟组的好评,使省里把武汉市编写组改为武汉师范学院编写组,就此形成了湖北地区武大、华师、湖大三所高校各带一个地区的格局。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语言文字的专家和学者,一些学者在语言辞书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汪耀楠先生、李崇兴先生、冯瑞生先生、邹酆先生、宛志文先生、张林川先生等。邹酆先生曾在《辞书研究》发表《朱祖延和他的“辞书之家”》一文,对朱先生无私奉献的人梯精神给予阐扬。

朱先生是湖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创始人和奠基者。1978年,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由时任系主任的朱先生领衔,首次招收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朱先生又领衔在古籍研究所设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点,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古籍所的这个学科日后能成为省级重点学科奠定了基础。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从建立至今尽管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新人辈出,成果累累。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出版古籍整理、辞书以及有关理论研究著作60余部,累计4500余万字,在全国古籍整理学界、辞书学界乃至出版界,都有较高的声誉,是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单位。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也培养出一大批学风严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在出版社从事辞书编辑与研究的崇文书局的社长李尔纲编审、副社长邹华清编审、湖北人民出版社王粤汉编审、福建人民出版社江中柱编审等,在高校工作的华南师大闵定庆教授、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安徽大学的徐道彬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左洪涛教授、湖北大学的张林川教授、杨薇教授、郭康松教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宗教所工作的宋艳萍博士、周广荣博士、许继起博士等。

朱先生还是我校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创者。众所周知的是朱先生在国内学术上“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但鲜为人知的是,朱先生曾远赴国外为传播中国文化。1960年1月,38岁的朱先生作为国家公派的专家,前往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院讲学,教授《汉语》与《中国文化》,历时三年,他能运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学术交流,还能用阿拉伯语与学生聊天,他们中有的后来做了驻华外交官员,有的后来成为埃及著名大学的中文教授。1963年回国后又在教育部参加对外汉语教材的《汉语读本》的编写工作。1964年在学校从事留学生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朱老先生已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40多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教学上勤勤恳恳,诲人不倦,这也是他为常人所称道的,早年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深厚

功底,使他的娴熟的教学艺术得到同学及同事们的钦佩。他曾获得“湖北省模范教师”、“湖北省劳动模范”、“武汉市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在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他曾赋诗抒怀:“久病身为鹤祥癯,往来常倩竹枝扶;丹铅事业犹能继,白发婆婆自校书。阶前松菊凌霜雪,架上图书胜象犀;幸有残年羸体在,不辞辛苦作人梯。”这是他自己的诗句,也是他为师范教育和古籍整理工作奋斗不止精神的形象写照,体现了他以事业为重,自甘寂寞、勇为人先、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种赞誉,对朱先生来说是毫无虚美之意,绝对名副其实。

露冷风清香自老

在学术事业上,朱先生以其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为人所称道。在人格上,老先生则像清悠典雅、恬淡无争的幽兰一样散发着动人的清香。由于长期与古典文献打交道,浸润涵濡,耳熏目染,孔子“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的千古名训已渗透进他的骨髓!所以,朱先生正像幽谷之兰开得潇洒自如,并以其独立而不张扬的品性为人所赞赏。

和老先生打过交道的人,哪怕只是一次,无不对他那虚怀若谷的胸怀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感触。在众多熟悉他的人口口或笔下,大家不约而同地称赞老先生动人的人格魅力。范春歌是湖北大学1983届毕业生,她在《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文章中回忆,1979年刚刚入学时朱先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感受:“他身材高大,气质儒雅,谈话谦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朱先生即使是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他对有求于他的信函也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的。武汉市饮食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为《宝颜堂秘笈·饮食绅言》作注解时,因不知道“笈”的音义,便来函求教于朱先生,朱先生及时回信作答。这位工作人员感叹说:“没想到一位教授,会及时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字辈解决疑难。”李西亭于1997年3月曾就“遮莫”的含义致函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复函作答,对“遮莫时晦可遵养,谁言他日不可乘风”进行详细译释,指出“遵养时晦,是《诗经·周颂》中的诗句,意谓顺应时势或环境蓄积力量,以待时机。这两句诗译成口语,无非是说:今日能遵养时晦,谁说他日不能东山再起?寻绎诗意,殆劝人暂时‘养晦以图他日乘风高举’”。让对方为之感动。湖北大学数学系一位老先生在学习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院长汪奠基先生的《三十六年元旦书感》“只问耕耘不问收,行从禹墨道从周。叔时九教传今古,学《易》为名习坎楼”一诗时,“从周”、“叔时”、“习坎”等词语,都是不可逾越的拦路虎,不得不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也一一作答。

先生生活简朴,却对同事学生出手大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古籍所师生合力完成科研项目的进程中,先生不止一次自掏腰包为大家打牙祭的事。先生见大家工作辛苦,亲自烧制色香味俱佳的红烧肉,给我们改善生活,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动不已!

先生自掏腰包之举多了,大家自然过意不去,合计着找机会回请先生。在2000年教师节,所里的年轻老师和在读研究生一起近二十人,准备请先生吃饭,先生二话没说,欣然前来。可到了酒店,先生的态度突然转变,坚决要求由他买单,理由是他收入比我们高,理应多照顾大家。一席话又把大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次原本由大家发起的谢师活动又成了先生的关心下一代了!

古籍所常被这样的温情包围着,我们工作、读书虽苦,但心头总有一份甜蜜萦绕,挥之不去,割舍不开。当年那些受益的学子们尽管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但谈及朱先生的这些往事,无不感念于心。他们无论何时路过武汉,总要抽空到先生家里坐坐,叙旧话新,其乐融融。

朱先生无论是在著书立说、人品修养,还是在培养学人上,他都不遗余力地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与努力,昭示着独特的人文精神。他潜心治学、严谨踏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他公道正派、求真务实的品性,值得我们效仿;他乐于奉献、精心育人的魅力,值得我们敬佩。“十年尔雅注虫鱼,翻检缥緗万卷书。留得藏山事业在,此生应不负居诸。”朱先生在一生走过的90个春秋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凭着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尽管如此,在硕果与赞扬面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愧我樗材甘寂寞,芸窗占毕老雕虫”。日本经济学家、教育家小泉信三的一段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老先生:“完成某种大业的人,自有其风度。即使不与他有所深谈,只要与他站在一起,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此即所谓人格的魅力。”

朱先生的人格魅力来源于他的深厚内涵,体现于他的为学和做人,浸润过他的后学及相处过的每一个人。这种人格魅力沦肌浹髓,永远值得我们景仰、传承。

回忆爸爸

朱 寄

爸爸离开我们快一年了,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记忆中,儿时的我总感觉爸爸是遥远的,陌生的,又是温和的,亲切的。“文革”开始了,我们一家各自东西,聚少离多,在一起的日子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直到“文革”结束,我有了女儿以后,一家人才得以朝夕相处。

可能因为是独生女吧,我的爸爸和别人家爸爸不一样。

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是星期天。只要有时间,爸爸一定会带我出去玩,妈妈留在家裡改她永远改不完的作文本。有时,爸爸带我去中山公园看动物。其实最让我期待的是葡萄干,那是一个现在看来印刷粗糙的花扁小纸盒,里面装着十几粒葡萄干。看完动物以后在草地上打滚,晒太阳,吃葡萄干。这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是种很奢侈的享受。小时候到中山公园只能坐人力车,1958年武汉有了公共汽车了,只有一条线,24路。星期天爸爸带我去坐公共汽车兜风,然后我高高兴兴地唱着“大红汽车真好看”,一蹦一跳地跟着爸爸回家。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一切都变得无法预测。病重住院期间,爸爸对我说,最难过的是“文革”。但是“文革”中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伤痛,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爸爸过世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跪在水田里插秧。

1969年元旦刚过,我到千里之外的江陵下乡插队。妈妈住在学校搞运动,一般不能回家,爸爸请假回来送我。那天,爸爸背着我的书包,提着我的行李,一路步行送我到船码头。船开时,江堤上人山人海,哭声一片。我知道,人群里有爸爸,他会在那里看我坐的船慢慢远去。一年多以后,同学们都陆续招工回城了,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知青点就剩了我一人,当时非常绝望。恰好爸爸在荆州搞“斗批改”,他请了一天假走几十里路来看我,记得那天我们正在割稻子,爸爸为我把水缸挑满了才回去。这是当时他唯一能为女儿做的事情了。

爸爸对我和我的女儿有些溺爱甚至娇纵。

爸爸在北京编教材期间,友人送他一幅工笔猫,画中一白一黑两只小猫在和

蝴蝶嬉戏，精灵古怪。爸爸专门为这幅画配了一个白色的木像框。看得出，那是爸爸的心爱之物，多年来一直挂在我们家书柜上方。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上了画画，一天画了一幅风景画，非常得意，就把自己的“画作”放进了像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发现像框易主了，问到我，我说把那猫扔了。爸爸举起食指点点我，轻轻地说，你这个狗寄重（这是爸爸对我的昵称）！那是名家的画。从此不提此事。

爸爸在阳台上种了各种不同品种的月季，还有一架葡萄。春夏之际，小阳台郁郁葱葱，花香袭人。葡萄是外孙女蓉蓉的特供，个儿不大，但是特别甜。葡萄成熟的时候，爸爸每天摘十几颗，一粒一粒剥去皮，去掉核，放到一个小杯子里，然后一勺一勺喂给蓉蓉吃，每到这时，蓉蓉都会张开小嘴，发出“啊啊啊”的声音。爸爸看到她迫不及待的样子，总是举起食指点点她，轻轻地说，你这个小馋猫！蓉蓉长到四五岁，开始淘气了。这年她看到葡萄拼命摇头，坚决不吃，说这个东西很酸，不好吃，大家会心一笑，肯定没等葡萄熟，小馋猫自己偷吃过。爸爸没有说破，只是举起食指点点她，轻轻地说，你这个小坏猫！

爸爸的小屋，靠窗放着一架大床，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个小微风扇，是一只紫红的猫头鹰，床边放着一个衣柜。暑假里，每天中午吃过午饭，蓉蓉就一溜烟钻进爷爷的小屋，把纱门从里边栓上，这样我们就没法进去了，小屋俨然成了她和爷爷的天地。蓉蓉钻到爷爷的胳膊窝下，爷爷轻轻地摇着羽毛扇，不一会儿，小屋就飘出爷爷的故事：“……忽然，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吊睛白额虎的故事，爷爷讲了一个夏天。

从小到大，爸爸从未疾言厉色地训斥我，但是对我的坏习惯，他会很严肃地指出来。

小时候贪玩，跟同学约好的事情，一玩儿起来就忘了，爸爸对我说，答应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如果办不到就不要轻易答应，否则就叫“轻诺寡信”。

上小学的时候，不记得那是第几次下决心写日记了。我拿出一个新本儿，郑重地在第一页画上雷锋的画像，并摹写了毛主席的手迹“向雷锋同志学习”。爸爸在第二页上，为我写下“写日记要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

从小办事拖拉，“等一下”是我的口头禅。一次，爸爸带我念：“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然后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今日事今日毕”。

爸爸从没有对我和女儿的学业提任何要求，也不像现在的家长，替子女规划人生，学什么容易就业，学什么容易出国，学什么容易赚钱，只是顺势而为。但是对我们取得的点滴进步和成绩，爸爸都会特别高兴。

有段时间，我痴迷书法，爸爸就给我买来武汉市古籍书店印行的《书学概论》，带我到交通路口的旧书店选字帖，到荣宝斋买笔墨纸砚。爸爸告诉我，不光要临

帖,还要读帖,慢慢地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有客人来时,爸爸会把我的习作拿给大家欣赏。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我特别渴望学习英语,我在北京托朋友买了《英语900句》开始自学。爸爸知道了非常支持,他想办法为我买了一部内部发行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还专门请他一生的好朋友,同济医学院的刘炎南伯伯为我选了 Essential English 做教材,并请刘伯伯亲自为我教授英语。

2003年,蓉蓉在 CCTV 杯英语演讲比赛湖北赛区的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地方媒体有些报道,爷爷亲自跑报摊,搜集材料,剪贴复印保存下来。不久,爷爷入院检查治疗,又特意托同室病友买来比赛光盘。

尽管我和女儿都不是那样出类拔萃,但是我们都正直、善良,学有专长,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爸爸是为我们骄傲的。

爸爸在我和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压力,但是那满满的爱,还有那些温馨的岁月和美好的回忆,是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将陪伴我们走过温暖的人生。相信爸爸正在光明的天国里慈爱地注视着我们,并能接收到我们深深的感激和浓浓的思念。